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3卷 第6期  
双月刊 2017年11月出版

## 《教授之屋》中的空间书写

赵君, 朱哲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薇拉·凯瑟的小说《教授之屋》是一部具有很强空间写作风格的作品。小说主要通过并置、叙述视角等叙事手法将主人公圣彼得教授置于旧屋、新屋和蓝方山三个不同空间中,展示身处失衡世界中教授的“两个自我”的激烈冲突和凯瑟对当时美国社会深层文化的忧虑与思考。运用加布里埃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从地形学空间、时空体空间及文本空间三个层次解读小说《教授之屋》中的空间叙事,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空间叙事对读者构建空间阅读体验推动作用和对小说主题的表现意义。

**关键词:**《教授之屋》;地形学空间;时空体空间;文本空间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7)06-0055-06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之一。凯瑟的创作期正值美国社会转型期,她的作品一直关注20世纪文学所要表现的人的思想与这个世界间的鸿沟这样一个重大主题,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国内学者对凯瑟作品的研究经历了从最初的介绍性评论到多元化、多维度、纵深化的分析研究过程。学者们从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多个角度研读凯瑟作品,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鲜少有学者从空间叙事角度分析凯瑟的作品。本文运用加布里埃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重新审视凯瑟中期作品《教授之屋》,为凯瑟作品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二十世纪末,哲学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带动了叙事学的空间转向,为研读文学作品提供了全新视角。自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发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以来,多元化的空间理论蓬勃发

展,虽形式角度不一,但“都致力于重新发掘空间本身的价值与内涵,也更加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sup>[1]</sup>。叙事理论学者加布里埃尔·佐伦在《建构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论述了叙事文本中的空间结构,建构了被后世批评家誉为最完整且最具实用性与理论性的空间理论模型。佐伦将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空间看作一个整体,在纵向层面上,叙事空间由地形学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维度构成。

《教授之屋》(1925)是一部具有很强的空间写作风格的作品。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是一种空间书写并且极具深意。题目的中心意象“屋”直指主人公的生存空间,如果将圣彼得教授视为人类集体的个体代表,那么,凯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人类的居住之所样貌如何?应该具有哪些要素?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图景如何?在作品结构方面,凯瑟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性尝试,小说共有三个

收稿日期:2017-03-12

作者简介:赵君(1980-),女,山西阳泉人,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讲师;朱哲(1972-),男,甘肃镇原人,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





赵君,朱哲

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汤姆·奥特兰的故事”在时间、地点、人物及叙述人称等方面与第一、第三部分完全不同,通过这种结构安排,凯瑟在这部作品中尝试了空间上的多重投射构建,情节发生的行动域呈现出了空间的多维度,赋予旧屋、新屋和蓝方山不同象征意义。

### 一、地形学空间建构

地形学空间是佐伦叙事空间垂直维度的第一层次。佐伦指出地形学空间是一系列对立的空间概念,“基于一系列对立……包括内和外,远和近,中心和边缘,城市和乡村等关系,也可以包括象征世界的垂直组织形式和对立关系”<sup>[2]316</sup>。《教授之屋》中存在于教授心中的蓝方山和他的居住生存空间“新屋”是一对对立地形空间,呈现了一幅凯瑟所处社会的人类生存状态的景观图。教授居住的新房“显得拥挤不堪,塞满了各种新奇玩意儿:即美国的东西,诸如衣服、皮货、嫉妒心——直至令人窒息”<sup>[3]192</sup>。教授的家人追逐物质享受,无视亲情,家庭成员关系淡漠。妻子爱慕虚荣,大女儿贪图享乐,用金钱、名牌标榜自己,待人自私、冷酷,小女儿对自己的姐姐嫉妒得发狂,有着“蛇一样的仇恨”。工业的迅猛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催生了消费文化。“一股追求丰饶的纵欲无度的精神空虚之风开始主宰人们的行为”<sup>[4]75-76</sup>。人们普遍被异化,丧失了人本有的精神灵性。克莱恩教授曾经坚定地抵制学校商业化,对抗商品化大潮,可最终为了经济利益盯上了奥特兰的发明。如果说“新屋”是教授大环境生存空间的缩影,华盛顿是“新屋”的外延,在那儿的小公务员们追逐金钱和权利,为了发迹,他们紧紧抓着职位不放,为钻营更高的职位而殚精竭虑。而所谓的“考古学专家”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如何成为评委会会员或者被选入国际代表大会,因为这些职位能负担他们在海外的费用,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笔额外的收入。金钱充斥的居住生存空间挤压身处其中的圣彼得教授,压抑了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感到绝望,窒息。教授不堪忍受学校、房子,周围的一切一切,“就像他所在的这艘船之于晕船的人——显得无法承受”<sup>[5]104</sup>。与之相对立的蓝方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教授与奥特兰一同探寻过蓝方山,

奥特兰去世后,教授通过整理他在蓝方山完成的观察日记重新“游历”蓝方山。蓝方山空气清新纯净,充满自然的味道。“我的天啊,什么样的空气啊!软绵绵、麻刺刺、金灿灿,带着冰冷边缘的热烘烘,还充满了矮松的味道——就像吸进了太阳、吸进了天空的颜色”<sup>[5]165</sup>。蓝方山静谧柔和。“有一座石头小城,安然沉睡。它就像雕塑一样凝止不动……无比宁谧、凝止和沉静”<sup>[5]138-139</sup>。“在罕见的紫灰色天空下,蓝色的岩石和暴晒下褪了色的草丛让整个峡谷呈现出一种柔和色调”<sup>[5]137</sup>。这里远离机械化工工业冲击,充满泥土气息,有最美的水罐、泥窖、玉米棒子、干豆子、南瓜子和梅核。蓝方山上每一条小道都让奥特兰感到亲切,他全身心地感受周围的空气、阳光、泉水,在奥特兰的眼里,这里如同温馨的家让他有归属感,他“想看见并触摸所有的东西,就像思乡的孩子回到了家乡”<sup>[5]165</sup>。

教授的居住生存空间表现出极强的束缚性,个体自身一种属于生命本质的东西被压抑,个人的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个体感到失落、痛苦,个体既不能逃避现实又不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而他向往的生存空间给人以强烈的归属感。凯瑟通过对立空间这种文学手段观照人物内心状态,将教授焦虑、挣扎、感到窒息甚至绝望的生存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两个地形学对立空间的对比突出了圣彼得教授在生存空间中的压抑,强化了圣彼得教授自我剥离分裂与流变的空间体验,生动地展示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借助工具理性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忽视和压抑了人们对精神生活追求的社会图景,为教授实现本真自我的意识形态的生成做好了铺垫。

### 二、时空体空间建构

时空体空间是佐伦叙事空间垂直维度的第二层次,是事件和运动构成的空间结构,包括共时和历时两种关系。运动物体和静止物体是共时性空间结构中的要素,历时性空间结构指故事情节的运动具有确定的方向和性质。<sup>[2]318</sup>

在美国西南部的蓝方山像雕塑一样凝止不动,奥特兰每天行走在期间观察、欣赏这座悬崖城。相对静止的蓝方山和在其中活动的奥特兰构





成了共时空间对话与互动。“一战”期间和战后的美国刮起了一股西南旋风,人们转向西南部寻求他们的文化之根,试图修复已经岌岌可危的民族延续感和稳定感。一直以来,在凯瑟眼里“西南部是一个开始的地方,在那,一个人可以找到隐藏在现代社会喧嚣繁华之下的人类意识的真实”。在西南部,“你可以感受到风俗、礼节、传统的完整性远比世界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事物更具有深意”<sup>[6]159-160</sup>。西南部的印第安文化一直是凯瑟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在《云雀之歌》和《死神来迎大主教》中都有生动的描述。印第安人崇尚自然,拥有和谐的家庭和社区,凯瑟对印第安人生活的反思是为了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并为将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可预期的范型。“蓝方山”是集体文化记忆的隐喻。在《教授之屋》中,读者从运动着的奥特兰的视角抽丝剥茧般解读静谧的蓝方山,获得深刻的空间体验。在奥特兰眼中,蓝方山未经大机械化工业冲击,远离都市的喧嚣与纷扰。蓝方山自然、清新,有令人舒心的周围环境,隐藏着一种由“悬崖、河流和沙漠守卫着”的文明。奥特兰行走在小路上、平台上、鹰巢的拱洞里,他发现古印第安人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尊重天然事物,小心周到地对待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事物。从他们的住所可以看出他们为实现与大地融合做出的努力。没有毁坏周围的事物,“一座小石头城”依势而建在崖壁上巨大的岩洞里,就像艺术品般的“雕塑品”,“它们悬在那儿,看起来好像某种布局”<sup>[5]138</sup>。建筑透露出古印第安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尊重并适应自然而不是一味地掠夺和索取。带着这种敬畏与尊重,古印第安人努力使蓝方山变得“越来越适合人类居住的温馨的家”。在这片自然的土地里,奥特兰领略到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美妙场景,体会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找到了心灵的平静和灵魂的皈依。他发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古印第安人不止是为了吃饭睡觉而活,他们充满了“对秩序和安全的渴望”<sup>[5]152</sup>,发展了自己特别的文明。蓝方山的古印第安居民对于秩序有他们自己的定义,他们奉行原始的群居生活,一起劳作、一起举行宗教仪式,“这种按部就班的安定生活,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和了和平的艺术”<sup>[5]150</sup>。不难

想象,古印第安人的群居生活样态和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能将松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加深个体之间的了解,使个体之间互相协作,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关系。在奥特兰看来,古印第安人通过他们的努力,把蓝方山变成了“越来越适合人类居住的温馨的家”。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没有忧愁和烦恼的夏天。“每天早上,太阳光刚落到平顶山顶,其他地方还是一片阴暗时,我带着一种发现了万物而非失去一切的心情醒过来”<sup>[5]173</sup>。蓝方山俨然就是一个世外桃源,空气清新,远离工业,有秩序,有归属感,充满信任与和谐,“适合人类居住”。奥特兰的挖掘工作进展顺利,给物件编了号,做好了发现地点和物品状况记录。从华盛顿回来后,当他发现布莱克把古物卖给了一个古董商后,奥特兰愤怒地说“可我从没想过要把它们卖掉,因为那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们属于这个国家,是政府的,也是所有人的。是你我这样,没有其他祖宗的东西可以继承的小伙子们的”<sup>[5]167</sup>。在奥特兰的心目中,这些文物代表国家的传统,传统的价值观不可丢弃,它属于这个国家和人民。

静止不动的蓝方山呈现了凯瑟推崇的适合人类居住之所的样貌:贴近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珍视传统价值观。运动的奥特兰拥有凯瑟所推崇的个体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热爱自然、高尚质朴、固守传统。奥特兰对蓝方山的依恋以及在其中得到的归属感暗示了“蓝方山”是凯瑟对人类理想居所的文学想象。

小说中教授的空间活动轨迹构成历时空间结构。教授辗转于旧屋、新屋和蓝方山三个不同空间,呈现了教授追寻本真自我之旅。新屋里到处弥漫着对物质的欲望,教授不得不忍受大女婿和女儿将奥特兰的发明商业化的讨论,不得不忍受势力的太太,花钱如流水的大女儿和对姐姐嫉妒到发狂的小女儿。在新屋,教授就如同同一具没有思想的躯体,了无生趣,只有待在旧屋里的时候才能暂时逃避对生活的不满,感到些许欣慰。教授的旧屋是一幢能有多丑就有多丑的房子,“四四方方的,一共三层,涂成灰扑扑的颜色——门口的走廊相当狭窄,很不适意,地板斜向一边,台阶也陷了下去”<sup>[6]</sup>。然而,教授对这桩旧房子非常依恋,以至于家搬完后还要独自待在搬空的老房子里。教授奉





赵君,朱哲

行的价值观与现实生活中“金钱至上”的观念格格不入,躲进老房子可以暂时与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隔绝。老房子的花园和书房都充满了最美好的回忆。教授在屋后营造了一个法式花园,花园是“他生活中的慰藉”,在这里可以消磨掉他的烦躁和不满,他和亦师亦友的奥特兰坐在那儿,一谈就是大半夜。教授在书房里著书,和奥特兰一起挑灯夜读。从旧书房的窗口可以看到他童年的内陆海密歇根湖模糊的轮廓。关于湖的童年记忆深深地沁入了教授的体内。彼得教授对湖的喜爱和依恋处处可见。“当他回忆起童年的时候,他想起蓝色的湖水”,湖使他放松,帮助他逃离枯燥乏味的生活,“只要在湖泊附近,不论哪里,都适于生活”<sup>[5]16</sup>。一旦觉得劳累或者无聊,他就会离开书桌乘火车到十二英里外的一个小站,然后开着他的帆船在湖上过一天。只要看上湖泊一眼就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自由了”。圣彼得教授一直试图追寻童年般的纯净和自由,毕竟童年是人类最原始的记忆。教授被困在他无法认同的异化的世界里,他的活力在消退,他痛苦、感到被压抑。教授感叹道:“生活总是不肯按我们设想的那样展开,对谁都一样”<sup>[5]10</sup>,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和精神的追求。奥特兰是他意料之外的一个幸运。“就在他觉得世间的晨曦逐渐失去光辉的时候,奥特兰来了,给他带来了第二次青春。”<sup>[5]17</sup>他在奥特兰身上发现了那个曾经热爱自然、自由自在的本真自我。教授再次充满活力,某些经久生钝的东西变得焕然一新。奥特兰在一战中阵亡后,教授通过整理、批注奥特兰在平顶山上写的日记“游历”蓝方山,追求精神和灵魂的完整。在此期间,他的心态一直都是积极进取的,不工作的时候就享受湖边的沙滩抑或是无所事事地坐着看星星。教授感到另一个小伙子回来了,“很久以前被教授丢在堪萨斯的所罗门谷里的那个男孩——那个原始的、没被改造过的高复雷·圣彼得”<sup>[5]181</sup>。这个男孩不是学者而是个原始人,“他只对土地、森林和水流感兴趣。有太阳照耀、雨水落下、雪花纷飞的地方,有生命开始和衰亡的地方,对他来说都一样”<sup>[5]182</sup>。教授觉得“他和这个堪萨斯男孩度过的时光,虽然少得可怜,却是自己一辈子里最真实的”<sup>[5]181</sup>。

空间不仅仅是地理场域,还是某种情感的表

征。历时空间结构呈现了圣彼得教授实现自我的心历路程,从压抑,逃避,到在对奥特兰和蓝方山的回忆中汲取力量。新屋是压抑之所,旧屋是逃避之所,蓝方山是实现理想之所。三个空间在文本中呈现出交织互动状态,读者能够感受到,在凯瑟的笔下圣彼得教授跨越空间界限时展现出复杂的心态变化过程。

### 三、文本空间建构

文本空间是佐伦叙事空间垂直维度的第三层次,按照其理论,所谓的文本空间是指符号文本的空间结构或文本所表现的空间,受到语言选择、文本的线性时序和视角结构三方面的影响。

佐伦强调语言文本中的空间结构存在于文本结构之中,这种结构不是作为语言中介的文本本身,也不是篇章的语言材料,而是文本重构世界中的一种组织形式。<sup>[2]319</sup>语言描述空间时会出现选择性,作者通过对空间要素叙述的详略突出不同空间属性,影响空间叙事效果。对于新屋的空间物理特点描述几乎是刻意为之的含糊,烘托出圣彼得教授对这个空间的陌生感。旧屋到处是灰扑扑的,而凯瑟却将花园描述为一抹明亮的色彩,“半英亩地里没有一片草坪,整齐划一,都是耀眼的沙砾、夺目的灌木和鲜艳的花朵”<sup>[5]4</sup>,有一团团绿蔷薇、肉粉色的天竺葵、法国万寿菊和大丽花。书房是个黑压压的小窝,但有一个“透气透光”的窗户,屋子一下子就明亮了起来。花园和书房的描述上都选用明亮的色调,也暗示这是让圣彼得教授能够选择暂时逃离压抑世界的地方。在描写蓝方山景观时,凯瑟选用了能够调动所有美好感官感受的词汇凸显蓝方山的舒适感,太阳光红得像日光火(视觉),让嘴和鼻孔麻刺刺的使人兴奋的空气,鲜花香气浓郁(嗅觉),细细的涓流声(听觉),泉水冰冰凉,纯净无比(味觉),石头暖暖的,光滑怡人(触觉),充满温暖感的词汇随处可见。凯瑟对语言的选择塑造了不同的空间特质,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人物不同空间中的空间体验。

佐伦提出文本语言的先后顺序会对空间建构产生影响,文本可以按照事物在实际空间中存在的顺序,也可以按照事物的分类、关系和层次等关系顺序叙述。<sup>[2]321</sup>凯瑟在《教授之屋》中通过“并置”





手法打断、淡化和消融叙事时间的线性发展,达到突出和强调共时性空间效果。“‘并置’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sup>[7]93</sup>。在文本中,凯瑟打乱了故事的时间线性发展顺序,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中间插入“汤姆·奥特兰的故事”,使整个故事的发展产生了跳跃和断裂感,促使读者对并置部分进行共时性的关联阅读,同小说中的人物一同感受两个并置空间中相关的场景和事件的强烈对比。与新屋相关联的空间是一个物质利益主宰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有理想有思想的个体对本真自我的追寻感到绝望。而蓝方山充满生气,清新自然,充满秩序与温情,有社会联系,有群体活动,有“家”的归属感。两个没有时间关联的“并置”空间手法,提醒现代人需要从集体活动,社区中汲取力量和精神源泉,尤其是在美国商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展示出对精神追求的严重破坏性的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以无家可归为标志的现代性和它所带来的现代化的力量就像一柄巨大的铁锤,无所顾忌地砸向所有旧的社区机构——氏族、村庄、部落、地区”<sup>[8]12-13</sup>。但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空间中都存在真挚的友情。布莱克和奥特兰之间的友谊诠释了现代人缺乏的真诚、忠诚与奉献。布莱克和奥特兰因一场牌局成为牢不可破的朋友。他们彼此真心付出。奥特兰生病的时候,布莱克毫不犹豫地把他接到自己家尽心尽力照顾他。当得知奥特兰必须在开阔的地方继续养伤恢复时,布莱克毅然辞掉工作,带着奥特兰到新墨西哥州,并因此偶然发现了蓝方山。他们一起挖掘并整理古印第安人遗迹。布莱克变卖蓝方山古董后,与奥特兰发生了争吵并离开了蓝方山。即便这样,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情意,为了让奥特兰过上好日子,布莱克也不忘把因变卖古董所得的全部钱款交由奥特兰保管。奥特兰也异常珍视这段友情,“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明白那天晚上自己在平顶山上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像我那样回应忠诚和友谊的人,都得付出代价”<sup>[5]174</sup>。基于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教授与奥特兰由最初的师生关系发展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交流和默契诠释了友谊的最高境界——心灵

的相通和精神的共鸣。他们都热爱自然、热爱美国的西南部、对人类历史怀有特殊的感情、固守传统的价值观、淡泊名利、追求纯粹的学术、有着共同的精神上的追求。他们一起挑灯夜读、一起探访美国的西南部、一起欣赏和品味蓝方山。奥特兰使教授获得了第二次青春,教授使奥特兰变得更加成熟。在物欲横流的世界,教授和奥特兰彼此珍视内心的需求,他们结成同盟,追求自我价值和更高的人性自由。教授对周围追逐金钱与权力的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表达了不屑,他对大女儿说,“我是不会让我和奥特兰之间的友谊庸俗化的”,“在我和他的(汤姆·奥特兰)关系里面没有物质条款”<sup>[5]39</sup>。蓝方山与教授所处社会犹如两个时空交错的世界,虽然有着时间、空间的差异,却都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两个世界彼此呼应,形成互动,以此表明凯瑟对所处社会仍充满了信心和希冀。

佐伦认为文本的视角会影响重构空间中的视角结构,语言的空间视角是以“此在”和“彼在”这对二元对立的概念为基础,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某个叙述点的空间和其背后整个世界构成的对立关系。<sup>[2]322</sup>《教授之屋》中“新屋”是“此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金钱至上”时期的美国社会是“彼在”;“蓝方山”是“此在”,美国人转向边疆腹地寻求文化之根的社会历史语境是“彼在”。“历史不是等待考古学家发掘的一堆无生命的古董,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并一直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我们的当代生活。只有通过‘再记忆’的工作和新形式的理解,历史才能以使之对现在有生活价值并且使现在完全活跃起来的方式被重新创造”<sup>[9]223</sup>。奥特兰对蓝方山古印第安悬崖城的文物挖掘就是一个一步步重现历史的过程。通过再现过去,反思当下,展望未来。“此在”与“彼在”交织互动,赋予文本空间立体感,使对印第安人生活状态的反思和回顾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 四、结语

本文从地形学空间层、时空体空间层和文本空间层三个层面分析了《教授之屋》中的空间书写。“新房”和“蓝方山”的地形学对立空间呈现出主人公的精神空间被挤压的生存状态。历时性时





赵君,朱哲

空体空间描绘了圣彼得教授追求本真自我的心历路程,共时性时空体空间描绘了凯瑟心目中的人类理想居住之所样貌。文本空间中的语言选择、文本的线性时序和视角结构从不同层面为读者建构立体空间体验,引导读者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时代图景中解读。

伊恩·贝尔曾指出,“在《教授之屋》中,凯瑟对起源和身份之追求的分析更多地偏向于地域而非社会结构的方面”<sup>[10]</sup>。在《教授之屋》中,凯瑟进行积极的空间构建,她通过空间化处理,建构文化,承载历史,引导读者在反思和回顾的视野中对这部小说作全方位、深层次的立体解读,为身处混乱无序的社会的孤独个体保存自我完整和独立主体给予了深刻的启发。

#### 参考文献:

- [1] 郑佰青.西方文论关键词:空间[J].外国文学,2016(1).
- [2] Zoran,Gabriel.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J].Poetics Today,1984(2).
- [3] Bohlke, L Brent. Willa Cather in Person: Interviews,

Speeches, and Letters[M].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6.

- [4] 兹比可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5] 薇拉·凯瑟.教授之屋[M].庄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 [6] Rosowski, Susan J.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 [7] Frank, Joseph. "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 eds. Michael J. Hoffman & Patrick D. Murph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8] 格里芬,大卫·雷: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9] 李莉.威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 [10] Bell, Ian F.A..Re-Writing America: Origin and Gender in Willa Cather's The Professor's House [J].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1994(24).

责任编辑 君 羊

## Spatial Narrative in The Professor's House

ZHAO Jun, ZHU Z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Willa Cather's novel, *The Professor's House*, is a work with strong spatiality. Cather's adoption of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such as juxtaposition and the perspectival struc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ree different spaces—the old house, the new house and the Blue Mesa help to display the intens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Professor St. Peter's two selves in the imbalanced world and Cather's concern and profound reflec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Adopting Gabriel Zoran's model of narrative spaces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narrative in *The Professor's Hous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topographical structures, chronotropic structure and textual structure. It explores the roles the spatial narrative plays in providing readers insights into the novel and revealing the themes of the novel as well.

**Key words:** *The Professor's House*; topographical structures; chronotropic structure; textual structure

